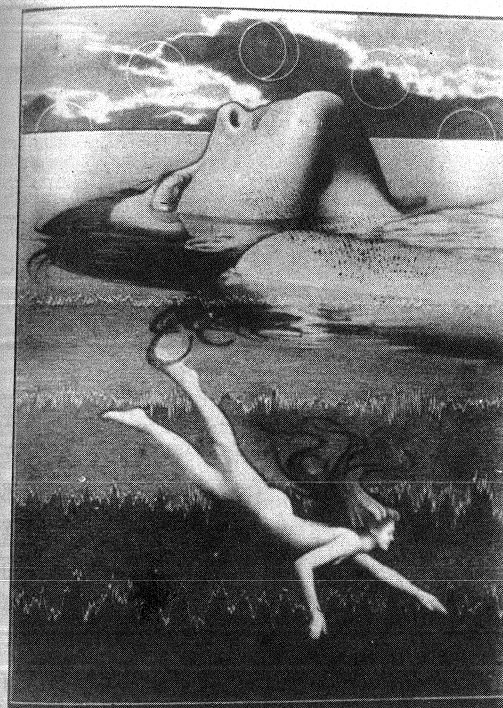


前言：在
日本人的傳統裏，
有許多觀念塑造了他們這個
民族的特性，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該算是他們對於「死」所賦予的完美的意義了
。這意義表現於幕府時代的武士精神、二次大戰中神風
特攻隊的視死如歸，及三島由紀夫一生的素願：「生時麗似夏花
，死時美如秋葉。」至今，選擇一種完美的死，仍然潛藏於每一個日本人的
心中。

本文譯自渡邊淳一所著「自殺すすあ」，文中作者以散文方式記
述了三個真正發生過的故事，它相當具有趣味性，所以
我把它翻了出來，供大家消遣。我希望我們
能在將生死置之談笑間的同時，也
能試著去體會並把握生命
剎那中一些永恒
的東西。

美麗的終焉

× × ×
本來是個廿四、五歲的女孩
，現在看起來却只有廿歲左右



自殺的方法有多種，而其中要以「瓦斯自殺」
和「雪裏凍死」兩者死時的面容最美麗了！
瓦解自後，血中一氧化碳的濃度會高起來，而
使得面頰上呈現些許玫瑰色。荳蔻年華尚未成熟的
少女，用這個方法自殺的話，會顯得特別美麗，她的
臉上會現出淡淡的粉紅色，並且微微發汗。這表情
就好像這少女嬌羞靦腆而又有些興奮的樣子。但是
這個美麗會隨著時間而慢慢消失，它只能保持兩個
小時，所以只有在她死後不久發現她的屍體的人才
能看得到這種美。如果一個女子想自殺，只要她

有把握能在死後馬上她所愛的人看到她的屍體，那
麼我建議她採用這種死法。

在我當第三年住院醫師時，我就曾遇到過採用
這個方法而成功的女孩子。我忘了她是幾歲，好像
是廿四、五歲的。她和一個比她多三歲的男子戀愛
，當然他們之間已有肉體關係。但是，在半年前，
那男子又喜歡上了別的女孩子，並且和那女孩子正
式訂了婚。於是這女子便不斷向那男子追究，但那
男子却只是隨便支吾她，並且要她幫忙替他做一些
事。雖然那女子明知就要被拋棄，但她還是願意
幫她做這些事。不過她要求他做一件事，就是要那
男子第二天早上去公司前先到她的住處看她。

當隔天早上，這男子進入那女子房間時，她已
打開瓦斯開關自殺了。在她的桌上整整齊齊地放著
她已經為那男子做好的工作。她是在深夜時服了安
眠藥，然後打開瓦斯開關自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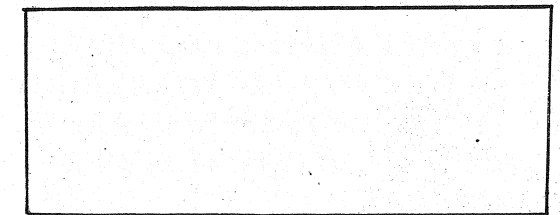
她被人抬到醫院時，臉上呈現好像已做過死
人化粧後的桃紅色，呼吸和脈搏都已沒有了。她真
的已經死了。本來是一個廿四、五歲的女人，現在
看過來却只有廿歲左右。

這男子哭著、撫摸著、雙手捧著她的臉。在救
護車來以前，他已經吻過了她的臉。這事情從旁邊
看，一點都沒有不可思議。

因為她已經死了，我沒有特別的事情好做，就
指示護士料理善後工作。我開了診斷書，她最後的
死因是呼吸麻痺，而這乃是起因於一氧化碳中毒。
死亡時間除靠推測外，別無他法。因為現在是八點
，算一個小時的時間的話，呼吸完全停止是在七點
左右。

「如果明早你不來的話，我就去死。」前一晚
，那女子和那男子分別時講了這句話。從旁邊看去
她柔細的臉上浮現安詳並且有點自得的神色。

「好漂亮。」護士小姐擦她的嘴角時這樣說。
的確，她看起來是很美，但我又有點不想承認
這種看法。過一會兒，那臉上的美麗就會消失。因
此雖然她現在很美，我却覺得有些不以為然。



× × ×

年輕似含苞待放花朵的小姐，說這幾句時像在唱歌一樣，看起來真的很快的樣子



死在雪中的臉，其美麗也不輸瓦斯自殺的臉。因為只要環境條件好，這就是一種很好的冷凍。這死法是將臉埋在雪中，所以可以永遠保持臉上的美顏。

在我高中三年級的那個冬天，我的同班同學K小姐，就是用這方法死的。我和她高二時才開始同班。在這以前K小姐曾因擅長畫抽象畫並且得以加入女子美術協會而在地方上被譽為天才少女。自從認識她後，我受了她的影響而喜歡上了煙和酒，看著浪漫的生活。

K小姐的臉在北國算是比較白的。她有一對大而黑的眼睛，染了紅色的頭髮，再配上一頂紅色的帽子，穿上紅色的短外套，抽著「光」（香煙名）。K小姐曾經對我說過好幾次「我想死。」她的老朋友告訴過我，她已自殺過二次，但都自殺未遂。

「我想死看看。」

年輕似含苞待放花朵的K小姐說這句話時像在唱歌一樣，看起來真的很快樂的樣子。

「如果你想要死的話，一定要死得成。」我說。

雖然我對K小姐有好感，但又有一點不喜歡她，那時我相信她絕對不敢。

但是K小姐在那年十二月中旬突然行踪不明了。人們只看到她在雪天裏從網走走到阿寒湖畔。從那以後就失去了行踪。十二月末，雪下了二尺多深。到了隔年的三月末，在離開湖畔三公里處的釧北坡，K小姐的屍體被發現了。釧北坡在這兒夏天可看到整個阿寒湖，而在冬天這兒變成一片無垠的雪白。

K小姐躺在山坡上，她的頭向著山下，腳向著山上。因為雪從山上開始往下溶解，所以K小姐被人發現時，只有膝蓋以下腳的部分露了出來。這部分被春陽曝曬後，當脫她鞋子時，皮膚也跟著脫落下來。她身體腹部以上的部分仍埋在五十公分深的雪中。雪的表面溶解了些許，有些溼漉漉的，但裏面還是很硬。隨著工人們小心地挖雪，她的腹部、胸部、喉部，慢慢地呈現出來。最後她的臉色也可以被看見了。K小姐像雪女一樣地從雪裏出來了。十八歲的K小姐本來白晰的臉，現在看起來有些透明。她的顯顯上浮現著一條條紫色細細的靜脈。

雖然，她現在看起來很美，但這種美又教人覺得恐怖。當時在場的男人都被她的臉深深地吸引了。幸好，雪是從腳開始溶解，如果從頭側開始溶解的話，K小姐的臉在被發現時將已被腐爛得無法再樣。也許K小姐已經預想到了這種情況，所以才這過死。如果她真是這樣想的話，她實在值得驕傲，而我對K小姐的死則不免有點感到生氣。

當天K小姐的遺體，被人們用雪橇送到湖畔，在那兒裝入棺中，然後運回她在X市的家中去了。我曾對K小姐說「死一定要死得成。」的話感到有點歉疚，但的確她死得很美。這事對我來說是永遠難以忘懷的。

× × ×

Y教授側著頭手指輕觸暑頸上的脈動，彷彿在傾聽遠處傳來的腳步聲



在我與吉本聊到自殺話題的一星期後，我又在Y教授的解剖課裏聽到自殺的話題。那時上課的題目是頸部的局部解剖。Y教授習慣在上課時，把要上課的部分畫在黑板上。他畫得很好，有著近乎藝術性的美。「在下顎骨枝後，從乳突到胸骨柄前及鎖骨內端上面的這一塊肌肉叫做胸鎖乳突肌。這肌肉的作用是使頭後屈而顏面上仰。在興奮時，這塊肌肉會突出來，這在較瘦及頸子長的女性顯得特別漂亮。德語這字的意思是支撐頸子的肌肉。」教授用白色的粉筆畫肌肉的走向。

「從這肌肉上部前面到肌肉下部下面通過互相平行的頸動脈和頸靜脈。在這裏頸動脈非常靠近皮膚，所以把指頭放在頸骨下胸鎖乳突肌前，就可感覺到很強的脈搏。Y教授側著頭，手指輕觸著頸上的脈動，彷彿在傾聽遠處傳來的腳步聲。幾個學生也跟著教授一樣做。

「兩條平行的粗血管，靜脈在前，動脈在後。」

教授用藍色的粉筆畫靜脈，用紅色的粉筆畫動脈。學生在臺下寫筆記的時候，教授沒事做，就無聊地等著學生寫完筆記。在教室後面有一些學生已經睡著了。

「以前曾有一個醫學生自殺，不知他有沒有理由自殺？我想大概沒有。但無論如何，他用刀割了這個地方。」

教授把自己的指頭放在側頸部。

「切了以後出了很多血，那些血都流到旁邊。當他朋友到他房間發覺他自殺時，他已經伏在床上並且滿臉是血。可是當他朋友叫他時，他却能回答他朋友。」

教授的臉上現出了些微笑。

「那個學生切的並不是頸動脈而是頸靜脈。如果是切到頸靜脈，則頸靜脈血只會流一段時間，當失血到達一定程度時，自然會停下來；而且如果在切了頸靜脈後，伏在床上，血流會更容易停止。如果有人想死的話，應該正確地切到頸動脈，並且切了後要仰臥。」

剛才睡覺的學生，知道教授講笑話，都醒過來了。

「你們這麼辛苦地來學醫，頸動脈的位置一定要好好記住。」

許多學生笑了出來，本來在睡覺的學生也都不好意思地搔著頭（日本人表示不好意思的舉動）。

「如果醫學生連這麼簡單的地方都不知道，會被人家笑的。」

從那次上課過後一個月，我又遇到吉本學長。當我和他討論完去雪山的事情後，我突然想起Y教授的話，我把它告訴了吉本學長。

「U先生的事情……！」

吉本他自己邊倒著酒邊說。

「U先生？」

「是的，大概你也見過他。」

「我有嗎？」我吃了一驚。

「還記得我們上次從十勝岳回來後，我在我房間舉行的火鍋聚餐嗎？那時坐在最旁邊那個看起來很沈靜的人就是。」

「是瘦瘦小小，穿得有些怪異的那個人嗎？」我慢慢想起來了。

「對！對！就是他。」

「那個人是登山隊的人嗎？」

「不，他不是，他是早我兩年的學長。他和登山隊完全無關。我們那時住在同一公寓。」

「在那一個房間？」

「最裏面的那間。」

「在那個公寓裏面……？」

「不是！他搬離那邊後才自殺的。他曾經畫過我不能瞭解的畫。而且他本身也有點怪怪的。」

的確，在那個火鍋聚餐會上，U先生獨自抱著膝蓋坐在那邊。他連續唱了五、六杯酒，在大家開始唱歌很熱鬧的時候，悄悄離開了。

「他現在在那裏？」

「U先生……他已經死了。」

「死了！」不自覺地，我把還沒喝完的杯子放在櫃臺上。

「自殺？」

「對了，在第二次自殺的時候，他正確地切到了頸動脈。」

「同側的？」我抬頭看了吉本的臉，他點點頭。

「U先生不知道Y教授在上課時開玩笑地說到的那件自殺失敗的事情？」

「應該知道，應該有人跟他講。」

「所以他故意要做嗎？」

「不知道，但他第二次自殺時，真的死得很漂

亮。」

我儘量在回想U先生的頸子，但印象很模糊。

「看見他屍體的人說在他屍體旁邊開著一本書。」

「什麼書？」

「當然是解剖書，而且是頸動脈的地方。」

我張著嘴說不出話來。

「他臉上的血色都消失掉，白得跟蠟燭一樣，跟凍死差不多，很漂亮！——他們這樣說。」

雖然我對U先生的臉型已記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想像得出他臉色是如何地白。

「那麼Y教授知道這事嗎？」

「當然知道，U先生是讀醫二時死的，他那時應是廿二歲了。」

「聽了這消息，Y教授……！」

「這就不知道了，但是因為他現在老是對學生提起這事。」

「是他看得起U先生？」

「不是嗎？Y教授不是說他第二次就切得很正確了嗎？」

「他真的這樣講？」

「在第二次時，他完全照教授教的方法做。」

我想起了老教授開始講話時所提出的微笑。

「Y教授本來不是應該很氣U先生的嗎？」

「不會吧，跟一個和自己年齡有祖孫之差的學生。」

吉本這樣說了後，又再叫了另外一瓶酒。

× × ×

瓦斯自殺，雪中自殺和U先生的自殺，他們死後臉色都是很美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死前是否已想像到自己死後的臉將是怎樣的，如果是的話……，我覺得我對他們就有點嫉妒、有點不舒服了。